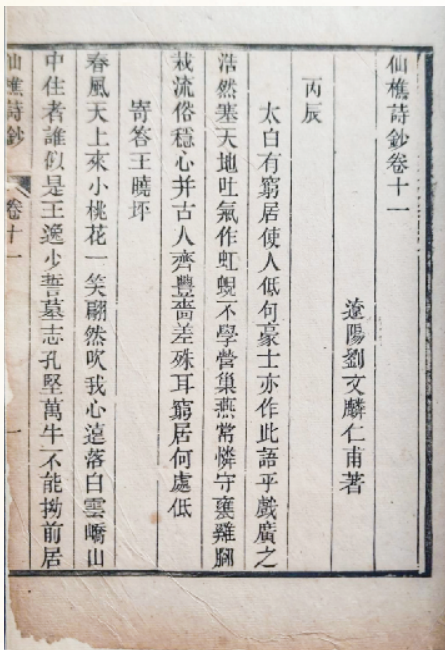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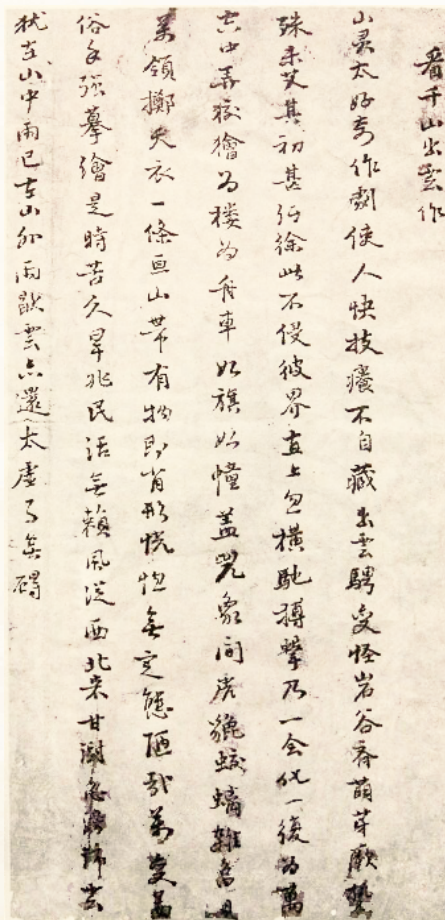


晚清有这样一位诗人，最早以鸦片战争为背景写下一系列悲壮诗篇，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史第一人”“揭开中国近代史篇章的爱国诗人”，他便是一度被埋没的辽海诗坛翘楚刘文麟。

刘文麟（1815—1867），字仁甫，号仙樵，晚号衍阳山人，辽宁辽阳人。父刘名震，拔贡出身，官至四川龙安知府，颇有政声。文麟幼承庭训，聪颖笃学，七岁读书，九岁能诗，清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连得泥金，传颂乡里。入仕后曾任广东平远、福建长乐、海南文昌、河南沈邱等地知县。



刘文麟作品《仙樵诗钞》（局部）。



刘文麟手稿。

转益多师、不拘一格

清代爱国诗人刘文麟的徐州情缘

衰世里的独醒者

刘文麟就职沈邱时，因为人坦荡、心志坚洁，不愿同流合污，揭发当地官署“积年库亏”，因而开罪上司，被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他不甘受辱，愤而弃官，自清咸丰七年（1857）起受聘主讲沈阳萃升书院五年。后返故里，布衣蔬食，闭门读书，结社诗酒唱酬，寄情山水，清贫终老。身后，至交好友马瑀林辑其遗诗796首，编订《仙樵诗钞》十二卷、《补遗》一卷，于同治九年（1870）刻印行世。《清史稿·刘文麟传》中评价他：论诗以婉至为宗，语必有寄托，英光伟气，一发之于诗。论者谓足继辽东三老。

刘文麟人生的高光时刻，是他“奉檄巡河”，参与缉查鸦片、备战抗英。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诏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刘文麟则以新科进士的身份于道光十九年（1839）抵广赴任。作为初登政坛的清流士子，他很快赢得林氏赏识，得以逗留幕府数日，与钦差纵谈时局，针砭时弊。之后，又在县令任上初步显露出自己的才干，治绩斐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文麟以亲历者的身份、亲睹者的视角、亲闻者的感受，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冬之际写下著名的《感事》八首，人以“诗史”目之。

组诗抨击凶顽，揭露丑态，怒火激射。或表达对林则徐禁烟的支持，对他的遭际深感不平，“毒播蛮烟遍海圻，刑章深意在防微”“欲辨忠魂何处认，漫天匝地阵云昏”；或痛斥清庭畏敌退缩、腐朽糜烂、割地赔款、祸国殃民，“险要屯兵仍不守”“防海金台非我据”“舞女歌儿大将营”“甘委生灵作劫灰”；或歌颂三元里人民揭竿而起、反抗侵略，“幸得闾阎起壮夫，

为王敌忾效前驱”；或嘲讽作壁上观的一众庸官碌将“滋蔓难除将乏才”“手握军符自愧无”，态度鲜明，正义凛然。

尤其是第二首，谓：“烽燧连年照海红，貔貅万队拥元戎。杀人最痛师无律，夺地徒闻贼有功。民屋颓残千炬火，夷船来往一帆风。珠江多少繁华梦，回首同归浩劫中。”描绘了英军入侵给沿海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

回首往昔，“一年半在春光里”的广州城是何等何等繁华。“万点红灯涌夜潮，歌喉清脆管弦娇”“金碧洋楼耀海瞰，帆樯群集若云屯”（《广州杂咏》）。而经历过鸦片战争，这颗南国明珠的景象惨不忍睹。侵略者烧杀抢掠，“民屋颓残千炬火”，把海面映照得通红，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多少财富化为乌有，无辜百姓惨遭蹂躏，而清廷军队“军容浑似墨，人肉几成糜”（《自叙一百韵》），军心涣散，羸弱无能，毫无战斗力可言，以致列强入侵的船只如入无人之境，往来自如、“一帆风顺”。此时的清王朝，早已没有了康乾之时的恢弘气度，步入云掩颓阳、风飘落叶的衰世。“砲石船头急，笙箫帐下吹”（《自叙一百韵》），奕山之流的将领们只管花天酒地、作威作福、欺上瞒下、全躯保命，哪管什么生灵涂炭、国破家残？那些繁华绮丽的旧梦，都已埋葬在这场悲惨的历史浩劫之中。

作为衰世里少有的独醒者，刘文麟用字字泣血的笔触，近乎全景展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及其间的大事件，既有补天乏力的悲慨，更有同仇敌忾的豪迈，酣畅淋漓、爱憎鲜明、砥砺气节，读之令人血脉贲张！

咏徐诗中的历史沉思

自道光十三年（1833）起的十余年间，刘文麟求学、求婚、求仕，行程万里，辽宁、四川、江苏、北京、广东、河南，处处留下他的踪迹。

“蜀吴燕粤万余里，南北东西十数年”（《翻阅旧游诗草，惘然有作》），诚不虚也。诗人年轻时即坦言，“我生三十年，强半道中长”（《途中杂咏》）、“明日我年三十八，脚底九州云遍踏”（《除夕祭诗歌》），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发为吟咏，“我生鲜嗜好，时复为诗篇”（《杂述》）。他一生写下超过千首的诗歌，其中不乏“英光伟气”的佳作。诗人也曾与徐州结缘，有多首歌咏彭城的作品。遗憾的是，李振杰辑注的《徐州历代诗钞》（学苑出版社2016年7月版）等选集，并没有留意到。

道光十八年（1838），刘文麟奉父母之命南下彭城，与时任徐州知府赵廷熙的次女完婚。他抵达后，接连写下多首诗作，歌咏这座素称“北国锁钥，南国门户”的古老城市。试看：

《徐州怀古》：“独立城头夕照凉，凭高望古思茫茫。云浮山色来芒砀，涛卷河声落吕梁。经义欲陈刘向墓，旅贤难觅陆生装。黄楼月醉坡仙后，七百年谁更举觞？”刘文麟独立城头，凭高望古，不禁思绪万千。从芒砀之山到吕梁之水，从西汉经学家刘向到汉高祖的谋士陆贾再到七百年前率领徐州军民战胜洪水的苏轼，诗人追忆历史，凭吊先贤，写下这首寄慨遥深的诗作，也寄寓了个人初入仕途踌躇满志、欲建立功业的宏大抱负。

《登戏马台放歌》：“寄奴王者幸不死，重瞳天亡非庸材。此两英雄安在哉，而我独登戏马之高台。呜呼！雄图久已歇，高宴今不开，浮屠宫阙空崔嵬。台上何所见，一寸青莓苔。台下何所见，十丈黄尘埃。斩蛇沟边几风雨，放鹤亭畔空蒿莱。伸今缩古，双曜迭催。前我而登台者已去，后我而登台者未来。我当其间复几何，念此茫然使心哀。使心哀，徒徘徊。君何不倾黄河之水当酒，执北斗之杓为杯，一醉不知天地何日有更改，又奚有感于王销霸灭如飞灰。”全篇汪洋恣肆、奔放豪逸、悲慨满纸，

充溢着李白诗歌般的文学浪漫主义色彩。诗仙是刘文麟的偶像，他曾怀着仰慕的心情踵武太白足迹，尤其对李白故居附近的景物情有独钟。蜀中江油窠圉山、观雾山、匡山太白祠，都曾驻足并留下佳作。

此外，道光十三年（1833），诗人还写有一首《读汉高本纪》：“论心毕竟负韩彭，史册虚传大度名。漫诩定秦三尺剑，已拚分楚一杯羹。风云聚散悲诸将，礼乐存亡付两生。绵蕞事成皇帝贵，朝仪从此不须更。”评鹭历史人物，锋利痛快，耐人寻味，闪烁着犀利的批判精神，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不凡历史思辨能力。

以上既有律诗，又有古风，跌宕错落。杜诗的沉郁与李诗的飘逸参差其间，表现出与当时诗坛流行的“格调”“性灵”特别是“熙朝雅颂”一类作品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可见刘文麟在诗学上的转益多师、不拘一格。

此时，刘氏正值最光艳明丽的人生时段，豪气淋漓，“高车驷马须臾事”（《驷马桥》），欲图大展身手，成就一番令人企羡的功绩。他高寒劲直的人格，不屑为谄媚之举。诗歌乃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之物，他喜欢借助这一艺术形式，慷慨纵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是现实总是骨感的，一系列打击在不久后接踵而至。《登戏马台放歌》中所言“使心哀，徒徘徊”，竟一语成谶。

虽然刘文麟也曾言“世间轩冕是何物，较之蟬蛻孰为轻”（《入千山》），但萧条村舍、老死牖下显然也不是他想要的。咸丰十年（1860），他愤笔写下《读史》：“国破家亡事有端，休言治乱本循环。驱民作贼官威赫，奉吏为师士气孱。美俗不还三代上，高贤多老一尘间。是谁享尽容容福，掩卷寻思泪欲潸。”同是咏史之作，此时却有了不同的怀古之思，与早期作品相比，这里更多对现实的深刻警醒与反思。

诗人以老于尘间的“高贤”自居，独善其身却无力改变眼前的一切，只能掩卷涕下，发幽古之沉思。这固然是独醒者的悲哀，却也让后人有机会在历史的褶皱里看到一个风骨士子温热的人生。

赵韡 文/供图